



石马战犹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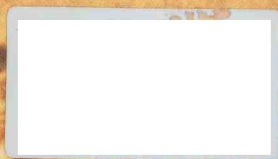
卢来发 口述 卢江林 整理

武汉出版社

万马战犹酣

卢来发 口述 卢江林 整理

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今山新
一像脊本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马战犹酣/卢来发口述;卢江林整理.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430-5674-9

I. ①万… II. ①卢… ②卢…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006 号

口 述:卢来发

整 理:卢江林

责任编辑:和风

封面设计:吴 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425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卢来发，江西安远人，1909年11月出生，1929年1月参加红军，1930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连长、代营长、团总支书记、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营长、游击支队长兼政委、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保安总队长兼城防司令、团长、副师长。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月逝世。

目 录

一、苦难童年	1
二、参加红军	5
三、在红 23 纵队	10
四、在红 22 军	14
五、在红 35 军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21
六、调入红 7 军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24
七、参加五次进攻战役	30
八、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38
九、东方军和“英雄模范团”	43
十、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期战斗	49
十一、第五次反“围剿”之高虎脑、万年亭战斗	57
十二、万里长征之突破封锁线	64
十三、万里长征之转战贵云川	69
十四、万里长征之雪山草地	78
十五、直罗镇战役	90

十六、红军东征	94
十七、在红 15 军团	102
十八、在抗大学习	106
十九、牛道岭战斗	111
二十、白求恩大夫	118
二十一、高洪口惨案和滑石片伏击战	121
二十二、在平定(路北)坚持游击战争	125
二十三、参加百团大战	134
二十四、艰难的反“扫荡”岁月	141
二十五、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48
二十六、南下支队 2 梯队	153
二十七、德惠八百子弟兵	161
二十八、长春争夺战	166
二十九、长春撤退和吉辽军区警卫团	172
三十、在东满独立师	177
三十一、于天刃同志	183
三十二、血战乌拉街	189
三十三、吉林外围战	197
三十四、公主屯围歼新 5 军	200
三十五、法库追歼战	206
三十六、攻克开原	209
三十七、辽沈战役之黑山阻击战	217
三十八、辽沈战役之辽西大歼敌	226

三十九、平津战役之夺取金钟河铁桥	231
四十、平津战役之新河镇战斗	248
四十一、安新战役	255
四十二、解放宜昌之战	258
四十三、湘西剿匪	263
附一 家事	271
附二 父亲给我军人梦,母亲给我文学梦	303
附三 家谱	315
整理者后记	327
参考书目	333

一、苦难童年

◎ 卢来发口述：

我于清宣统元年十月初十（后来推算为1909年11月22日）出生在江西省安远县凤山乡石口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叫卢连子。族谱上记载，他名武棻，字连茂。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叫他，都叫他卢连子。母亲姓钟，族谱上记载她叫卢钟氏，连个名字也没有。我问过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都不知道母亲在娘家叫什么名字。

我们家祖上是客家，明朝初年从福建迁到江西。最早迁到石口的祖先叫卢宗贤，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十四代了。我们这一房是“满房”，也就是最小的一房。我父亲在世时，家里已沦为赤贫，连一分田也没有。父亲靠为地主做长工养活一家老小，后来做屠户帮人杀猪宰羊。我出生的时候，还在清朝的宣统年间。我三岁的时候，中国算进入中华民国了。可是在我们那个边远的乡村，这场革命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我们依然一贫如洗。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卢秀子，嫁



◆ 姐姐卢福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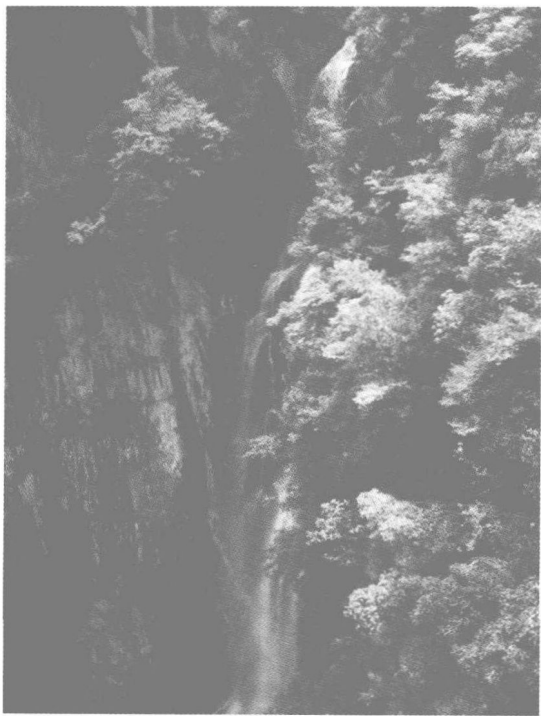
到谢家，二姐卢福秀，嫁到赖家，哥哥魁宝只比我大一岁。我小时候的名字叫魁财。

我六岁那年，父亲病故，年仅四十七岁。丢下母亲和我们小兄弟二人，艰难度日。由于家里没有任何田产，父亲生前完全是靠出卖体力和手艺养家，他这一走，我们全家像塌了天一样，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跟母亲出门讨饭，那时候年龄小，还不知道什么叫自尊，只要能活下来就是一切。现在有时候我想起母亲来，感到她真是那么的坚韧和刚强。在这种极度贫困的日子里，她带着哥哥和我顽强地活了下来。

八岁那年，我就去给同村一个本家哥哥喜全家里放牛。喜全家里虽然也不富裕，但毕竟有土地有耕牛，有生活来源，我给他家放牛管我一顿饭，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母亲则

炸米果子到集市上卖。那时候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也很羡慕。可是我和哥哥知道母亲的难处，上学的事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所以一直到我十九岁参加红军之前，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十三岁那年，我跟着十四岁的哥哥到地主家当长工。长工不仅管饭，还能挣一点点钱养活母亲。地主可没有把我们当少年儿童看，我们完全干的都是成年人干的活儿。高玉宝



◆三百山东江源瀑布。

的小说《半夜鸡叫》为什么能在全国人民中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生活感受。

我在地主家整整干了三年长工以后，十六岁那年，我离开家出来当挑夫。我们家东南面有一座大山叫三百山，这座山是东江的源头，山上林木茂密，盛产木材和木炭。当挑夫就是把山里的木柴和木炭，以及乡下产的稻谷挑运到城里去，再挑运回城里出产、乡下需要的石灰等物资，挣个脚力钱。每天挑一百几十斤重的担子，走七十八里山路，往返于安远县城与三百山之间。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十九岁那年。我挑着一担木炭，从三百山出来，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一只老虎。我吓坏了，连忙放下担子，操起扁担，看着那只老虎。我离老虎也就七八丈远，它站在那儿没动，也用眼睛看着我。这样，我们眼睛看着眼睛，对峙了好几分钟，不过在那个时候，这几分钟好像比几个时辰还漫长。后来，那只老虎并没有攻击我，掉转头走开了，走进山林中去了。等到老虎离开，我挑起担子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山下才敢歇一歇脚。等到再想站起来，我才发现自己的两腿发软，怎么也挑不起那副担子来了。

◎ 整理者补记：

华南虎，又称中国虎，是老虎最古老的一个亚种，其他亚种的老虎都发源于华南虎。

据《安远县志》记载，安远县境内曾有野生华南虎。

《安远县志》大事记中说：“咸丰元年（1851年）发生虎患，老虎白昼闯入村庄，咬伤人畜，黑夜绕屋而吼。”

庆幸的是，父亲当年遇到的这只华南虎并不伤人。此后在他一生中，都视老虎为最珍贵的动物和最友善的朋友。晚年，他常常对儿孙们讲他当年遇到老虎的故事，言语之中对老虎既有亲近，也有敬畏。同时，他也成为保护野生老虎的积极宣传者和倡导者。他的大女儿江彦和小儿子江滨，以及三个外孙女陈枫、黄冉和王小喆也都属虎，这一群虎妞、虎仔也成为他心中的至爱。我本人受父亲的影响，也特别喜欢老虎。多年以来，专题搜集世界各地的老虎邮票。2006年，我以保护老虎为主题的专题邮集《虎》，在全国邮展中获得大银奖。特别是2010年又逢虎年，他的孙子卢松和孙媳徐葳，又为他添了一个属虎的曾孙女卢雨琪。这也应该可以告慰这位爱虎老人在天之灵吧。

二、参加红军

◎ 卢来发口述：

1928年下半年，同乡旺富国和卢革新来找我，向我宣传革命。他们两个人都是安远县早期的共产党员，旺富国好像还是个小头头。卢革新是我的同宗，上下屋子住得相距不远。他们向我讲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这些道理与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要求一拍即合，从此我听说了共产党、革命这些新名词、新思想。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大革命时期，安远就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28年初，赣南特委派罗贵波同志到安远来发展党组织，建立安远县委，罗贵波为书记，罗贵波、杜承项、杜隆奎为常委，魏学周等同志为县委委员。旺富国、卢革新是他们在凤山乡和石口村发展的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9年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4军从井冈山下山来到赣南，经定南县八十岗进抵安远县鹤子圩。毛委员给安远县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县委组织地方武装斗争，举行暴动，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县委接到毛委员的指示信后，立即派魏宗周赶往太平圩向毛委员、朱军长报告敌情。毛委员、朱军长了解了敌情的变化，放弃了攻打安远县城的计划，带领红4军向寻邬方向转



◆仰天湖位于三百山北麓。

移。

与此同时，县委决定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在安远城东的仰天湖地区成立红军安远县游击大队。仰天湖位于三百山的北麓，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由于在这之前，我和哥哥魁宝受到旺富国和卢革新的革命宣传，便有了参加红军的打算。但想到母亲把我们弟兄两个拉扯成人很不容易，我们参军一走，她老人家又要无依无靠了，所以有些犹豫。谁知母亲也受到了革命

的宣传，她一听说我们想当红军，就表示坚决支持。她说，我们一家子就是个“叫花子”的命，你们去参加红军，把这个命革了吧！

自从我参加红军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母亲。1948年秋，我军在辽沈战役的辽西大会战中歼灭了一支国民党“青年军”的部队，这支“青年军”是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组建的，其官兵中有不少是赣南人。我让俘虏营查一查有没有安远人，特别是有没有凤山乡和石口村的。后来果然查到一个，这个俘虏居然还认出了我。我忙向他打听母亲的情况。他告诉我母亲还活着，仍然靠乞讨为生。她相信两个当红军的儿子还活着，一直在等着我们。听到母亲的消息，我万分激动，整整二十年没

见到母亲了，我恨不得马上打回赣南去，打回安远去，解放家乡的人民，见到我苦命的母亲。后来，那个安远籍的俘虏被发了路费回了家，我让他给我母亲捎个信，告诉我的情况，请她等我回家。

1950年，部队在湘西剿匪，我专门请假，带了一个骑兵排从湘西赶往赣南，回家看望母亲。等我赶回石口，却如同听见一个晴天霹雳，乡亲们告诉我，就在1949年初，母亲为度过寒冬，烤火取暖，不幸失火被活活烧死。乡亲们还告诉我，那个安远籍的国民党军俘虏兵还算守信用，果真把我的口信带到了。母亲知道了我的消息，真是悲喜交加。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数着日子等我回家当中度过的。没想到眼看就有盼头了，她却死于非命。她死的时候，离我们新中国的诞生还差不到九个月，离8月20日安远解放只有七个月。

我扑到母亲坟头上放声大哭，警卫排的战士们陪着哭，他们朝天鸣枪，祭奠我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很刚强的人。父亲死后，她靠讨饭把我和哥哥拉扯大，又送两个儿子当红军，自己靠讨饭度日等着儿子回来。她让我们把“叫花子”的命革掉，可她自己没有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临死之前还是个“叫花子”。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已经出世，要是她能亲眼见一见自己的大孙子那该有多好啊！

1929年1月底，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和支持后，我和哥哥一起到了仰天湖，报名参加县游击大队。负责报名登记的同志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我们不识字，只知道哥哥叫魁宝，我叫魁财。卢革新说到了红军部队要叫大号，不能用小名了。



◆重庆号起义后的卢金飞。

魁宝说：“他的大号叫卢寿发，我叫卢来发。”登记的同志正好写反了，把我的名字写成卢来发，魁宝的名字写成了卢寿发。从参加红军的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卢来发。后来哥哥在战斗中负伤，离开了红军部队到老乡家里养伤，伤好以后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改名叫卢金飞，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干就是二十年，一直到1949年他还在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上当一名水兵。1949年2月，重庆号在中共地下

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卢金飞参加了起义，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员。命运真是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二十年转了一大圈，从红军，到白军，最后又让他回到了解放军的队伍里。

解放后他见到我的时候说，参加红军的时候，登记的人把我们俩的名字搞错了，按照家谱上的记载，我是卢来发，你是卢寿发。名字搞错了，命运就错了，你当了二十年共产党，我给国民党当了二十年兵。

我说不不对，名字可以搞错，但命运是可以自己把握的。这二十年当中你有多少机会可以回来，你都没有选择回来，当然你最后的选择是正确的。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生命写成的，卢来发的历史是我写的，我才是卢来发。

安远县游击大队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三十几个人，十几条

枪，还有一些梭镖大刀。大队长是罗贵波，党代表是杜隆奎，谢育山是副大队长。我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旺富国当一个小队长，后来当了连长，我哥哥卢寿发在旺富国小队里当战士。

罗贵波同志是江西南康人，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也是我们安远县委的第一任书记，是红军安远游击大队的创建者。建国以后他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和山西省委书记。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他的理论水平很高，斗争经验也很丰富，对我们安远以至整个赣南地区在党和红军创建时期做过很大贡献。

县游击大队成立后，主要是做三件事，一是筹款，攻打反动武装靖卫团和厘金卡（收税机关），还把安远靖卫团团总的小孙子捉来，逼他拿银元赎人；二是搞抢，攻打寻邬三标的一家兵工厂，缴获了一些武器和设备，自己动手建兵工厂造土枪和弹药；三是扩红，有了武器和经费，队伍也不断扩大，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

3月至4月，我随游击大队部分骨干到红4军接受培训，主要是学习射击、刺杀等基本的军事技术和单兵战术动作。红4军还赠送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这使我们这支以土枪和梭镖大刀为主的游击大队实力大为增强。回到安远以后，游击大队扩充到200余人。

三、在红23纵队

◎ 卢来发口述：

1929年7月，成立刚刚半年的安远游击大队，就扩编为红23纵队。这时，罗贵波同志已经调离安远，到赣县去当县委书记了。红23纵队由谢育山担任纵队长，杜隆奎同志担任党代表，后来改称为政治委员。纵队下设了三个大队，到1930年初，队伍增加到300余人，扩编为四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薛子章，安远濂江人，1927年入党，原来是安远游击大队第1中队长。我仍在纵队部担任通讯员。1930年3月，红23纵队到达江西乐安，此时，我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邱结成。

1930年4月，扩编后的红23纵队来到会昌，接受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检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和朱军长。1929年1月，毛委员和朱军长来安远的时候，我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没有见到他们。毛委员和朱军长对我们这支由游击队升格的红军部队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肯定，并且又给我们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

从会昌回到安远，红23纵队集中兵力，向安远境内的反动民团武装发起了进攻。

6月初，红23纵队包围了安远城南约20公里的上、下魏围的民团数百人，由于敌我兵力相当，我红23纵队还没有能力